武林臨民錄

第八冊

審詳董文升賭博案

爲官棍酷燬事蒙

臬司奉

撫院批仁和縣告人徐宗伊訐告董文升等窩賭

擔稟馬照磨差役金成等撲捉酷燬詐命銀等

情批司檄發到府轉行仁和縣詳解前來該本府

審看得徐宗伊訐告董文升一案歷蒙

憲臺親審分別招詳在案茲奉

撫憲檄駁行府遵行仁和縣務必訊明董文升窩

賭處所共賭何人又違例造賣骰子店家同容隱
不報總甲隣佑姓名一并究出解審以期仰副
憲臺懲戢賭風培植良懦至意今據仁和縣再四
研訊及解府又同仁和縣當堂嚴鞫據文升宗伊
兩造狡口如簧在宗伊則供被文升局賭同賭者
董漢升吳士超又再審則添出俞彩生在文升則
供到宗伊家見吳允公高子雲吳石臣與宗伊同
賭故把他骰子色盆獲送彼此妄扳以爲落水拖
人之計總因賭以現發爲據今非當場拿獲遂得
肆其狡展但董文升與徐宗伊積猾賭混歷審鑿
鑿不便輕縱董文升係在家存留賭博之人應照
例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徐宗伊係同賭之人於
董文升具稟之後始赴
其狡卸各應照例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庶使賭
賭董漢升雖不招承但在兄家同賭是眞不便聽
轅呈控均不便照自首者免罪吳士超已供認同
棍知所儆惕但各犯俱係窮人累訟半載可否網
開一面覓其枷示出自

憲臺格外之恩至總甲張瑞不行報官反爲文升
狡飾不便以責二十板輕擬應照不應杖徵宗伊
所供輸銀十七兩籍頭一對文升堅不承認賊非
現發難以追求骰子據文升供係飲酒所用並無
店家至陸子書受銀二兩九錢五分及差役金成
鄭雲洪俊分受銀錢歷訊已確今復加夾訊堅供
不移各應仍照原擬革役治罪其照磨馬貢於冬
底今春之際委令巡緝雖供無婪賍入已然緝牌
遲久不行繳銷差查不覆其爲不肖可知應否記
其大過聽候考察出自
憲裁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審詳姜李二氏爭產案

爲簒抄屠寡事奉

撫院批錢塘呈婦陳李氏詞稱氏夫身故無子僅

生一女遺資萬金家止晚姑獸親王三重等涎貪

挹繼暗劫侵烹抄籍錢邑判追給氏惡等朦誑梟

司親提門子承行蠹父吳振飛嚇獻饑銀檄行經

歷比追翻招等情批府隨行錢塘縣提解前來該

本府審看得陳李氏簒抄屠寡之控緣李氏之翁

陳君欽先生一女贅王三重爲壻又生一子吉士

娶妻李氏即李文楸之女而姜氏係君欽繼室乃
李氏之姑也李氏無出止庶生一女尚在幼齡康
熙二十八年間君欽以年老子病宗黨無人將契
券封貯舖內托黃汝茂收藏而以三重之子阿增
更名陳子隆繼吉士之後迨君欽父子相繼身亡
之父文楸管理後姜氏具呈臬司以文楸外姓非
應管之人斷給姜氏收掌乃令置簿二本分給二
氏以杜侵欺所以分姑媳而全孤寡也致失文楸
之望復控
憲轅卑府遵批即提各犯研訊李氏所告王三重
暗劫侵烹之詞總因三重以姜氏之壻文楸以李
氏之父彼此爭管家計難免覬覦之心殊不知君
欽吉士無後如本宗有人應聽昭穆相當承祧如
無人則姜氏與李氏現在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
合承夫分弟父在子不得自專則姑存媳豈可獨
擅所以產業應聽姜氏掌管俟姜氏身故之後再

聽李氏掌管此不易之理仍將司斷置簿二本將
產業契券逐項登記妻李二氏各執一簿便於稽
查則外人無所施其伎倆矣惟二氏究屬寡婦日
後產業終何所屬查律載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
繼者所有親女承分李氏有女弱齡應得分吉士
之產王三重係姜氏之壻亦應分君欽之業阿增
異姓不得乞養但承繼在君欽父子存日已兩服
哀絰義男女婿爲所後之親喜悅聽其相爲依倚
與李氏之女二股均分其業則於律相符而孤寡

均得所依至詞告皋司門子承行蠹父吳振飛嚇
詐銀十二兩據李氏則供是父親當了銀子親手
仵他及訊文楸又供一次糶米付銀六兩一次是
借了六兩親手付的在父女口供已自相矛盾至
訊吳振飛又供係皋司退役門子文楸亦原係皋
司承發書辦因文楸詭抄原呈振飛以告衙蠹爲
辭故此裝頭控告並未詐他銀子復加刑訊堅口
不承且所告干証方敬又與兩造素未識面因買
扇相見語屬荒唐難以憑信第雖無詐贓入手但

借衙蠹恐嚇致滋爲今日口實殊爲不應李文楙
挾女蔑姑總不過爲垂涎陳氏之產業無良已甚
應各畀杖儆其經歷奉司行追即據文楙口供其
受賄之處已屬無據應請免議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斷全鄭一鳳父子完聚案

爲衿蠹囤官生離叠詐事據餘杭縣呈人鄭一鳳
詞稱革退縣吏徐松年鑲搆僞衿王自昭等冒認
鄒姓表親誣男逃走控衙拴差將長男阿成寫與
松年爲僕暨將次男阿四勒寫與自昭爲僕承叩
親提判聚等情到府隨發自拘限票據原被投到
前來該本府審得鄭一鳳有子阿成向繼與鄒姓
今因鄒姓夫婦雙亡六月間阿成歸宗不意有馬
御六者稱係司差指阿成爲逃僕控于典史差役

吳敬行查乃王自昭者不識臥碑之訓平日好事之子衿也從中說合將阿成賣與徐松年償還身價之外御六又得松年謝禮錢六百文米四斗自昭復指使費名色得銀一兩一鳳又立有次子阿四身契嗟哉窮民既受憲役之威嚇復被青衿之籠絡骨肉之痛奚怪其有衿蠹囤官之詞也庭訊之下據徐松年供付御六錢六百文米四斗又指王自昭日常多事指衙勒詐情事供之鑿鑿千証徐君亦供自昭將身契不還是眞雖據馬御六供阿成係姨母逃僕真明典史以償還身價借外戚之名而違例稟衙已屬多事況復受其錢米之酬乎姑從寬行縣移關經廳追所得錢六百文米四斗給還松年王自昭不思愛鼎先則乘機包攬繼則借事勒酬致一鳳赤貧愚民父子睽違應將阿成給還鄭一鳳完聚其徐松年身價着自昭償還并追阿四身契送官銷抹免其詳革究擬亦培植斯文之寬政也典史王國楨聽御六指揮擅行差查應行記過餙其自新可也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斷全秀姑擇壻婚配案

爲拐賣殺陷搆窟擒拆號憲救全四命事據海寧縣呈人姜際斐詞稱獸親馬惠楚誘接生女秀姑到家數日不回訪知獸惡串謀地棍將女契賣印玉甫爲婢得價二十餘兩朋分入豪情極理剖誘斐同往回贖暗搆豪衿徐占元等攔路捉穽逼獻身契等情到府隨發自拘限票據原被投到前來該本府審得姜際斐窮人也資身無策憑馬惠楚爲媒將女秀姑得銀十一兩許與印玉甫爲養媳

又因三十年間佃種生員徐占元之田荒蕪無收
今夏相值未免咎其遠出遂廿以夫妻身契投靠
詎玉甫之得秀姑實婢而非媳也所以並兩事而
具控庭訊各供雖稱拐賣殺陌之詞俱爲烏有但
玉甫不應買良爲賤而馬惠楚與際斐郎舅至戚
又豈可知而作伐在徐占元以田荒責之則際斐
賣身原非出之本心且初八日具控十六日復尚
留其妻兒在家青子衿未免以貧民爲弱肉矣
姑念際斐爲窮所使秀姑之歸印已受其聘賣身
與占元自立其契各從寬政除身價已據占元供
未曾付原契銷抹附卷外秀姑先交姜際斐領回
擇婿婚配良人得聘以還印玉甫之原價所費媒
銀三兩於馬惠楚嚴君祥范君亮各照追給還玉
甫可也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審斷馬氏守貞撫孤案

爲危孤弒主事據仁和縣呈人沈恒宇詞稱亡男
遺產遭外孫陳汝舟欺孤繼嗣滅倫艷財搆僕吳
元金科拐藏子妾袁氏聲盜重貲等情又據沈馬
氏詞稱夫喪無子過繼獸伯沈茂林次子承祧詎
謀遺貲起釁今商彭端臣沈固齋陵聳氏公揑誰
統黨擁臥聲捲衣鋪鎖僕穿拷等情各到府隨發
白拘限票據原被投到前來該本府審得沈馬氏
喪偶乏嗣即繼親伯沈茂公之子承祧守貞撫孤

爲茂公者當加意撫恤以全手足之誼乃抔土未
乾叠控未已不過利其遺產希爲一舉鯨吞且本
月十八日赴府控准曲直應聽官斷夫何于當晚
同彭端臣等登門逼券復捉其僕人金科而去使
孀婦之心其何以堪全不知馬氏係茂公親弟之
婦也承祧者卽茂公所生之子也存恤以全此未
亡人叫故弟亦得瞑目于九原所遺之產仍茂公
之子所有氏方藉孤兒以繼後何至毒死之過慮
茂公之搆釁凌逼誠不知其爲何心至彭端臣沈
固齋二人于馬氏之夫存日緩急相週受恩不爲
不厚一旦昧心扶同茂公先作府縣狀內之干証
繼爲捉拿僕人金科之夥黨彼端臣無論矣固齋
以青青子衿負故人之情甘于匍匐公堂離間骨
肉厥罪均所難辭除各分別懲究戒儆外其產聽
馬氏撫孤成立以續緒皇之後茂公諸人不得過
而問焉至于陳汝舟雖爲馬氏之甥終屬外戚亦
不得預馬氏家事使翁伯借爲口實可也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審斷蔡子仁賣良爲婢案

爲勢箝寃煅事據仁和縣呈人羅斐臣詞稱有妹月姑配蔡子仁爲妻因臣往廣妹年六歲送爲養媳見臣年久不歸嫌貧愛富另娶丁氏將妹販賣與王方爲婢婪價四十兩臣歸控縣把持不究等情到府隨行仁和蕭山二縣提解前來該本府審得羅斐臣之妹月姑於康熙十九年間憑媒馬子奇等與蔡子仁爲養媳過門之後斐臣即浪遊粵地素鮮來往至三十年間月姑及笄子仁即婪重

價轉售於王方爲婢以致斐臣告縣不已而又控府也庭訊之下雖據子仁供月姑四歲其母用身價四兩中人錢四兩買來爲婢因母死乏殯轉售於王但月姑許與子仁爲養媳原媒馬子奇供之甚鑿豈得因親戚鮮通遂使失身下賤除將蔡子仁責儆外王方亦不應以養媳而擅買爲婢姑均寬律擬誠屬厚俾應行縣先將月姑交羅斐臣收領另擇佳婿以完其終身大事仍令斐臣備銀八兩并令蔡子仁出銀十二兩給與王方收領減銀二十兩以贖王方買良爲婢之咎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審斷朱耀山呈控假命案

爲號典貢命事據海寧縣呈人朱耀山詞稱有女
閏姑說與朱明官爲妻過門養媳女年十六尚未
合巹遭朱聖先逼姦不從毒打服滷身死明官叵
喊地方將尸移藏密殮私埋總甲朱雲華隱匿不
報山知奔理狡稱急涉畢命等情到府隨行海寧
縣提解前來該本府審得朱耀山之女閏姑幼與
朱明官爲養媳撫育及笄正議完姻乃陡于六月
初二日身亡焉知非赤繩未繫天速其死乎時在

酷暑收殮不得便耀山一面父女之情安能恝然
先控縣審已薄責聖先令其修功果以慰生死之
心乃耀山又以號典眞命告府庭訊之下蠹姦服
滴之詞並無確據惟金瑞華有聞明官以妻子服
滴身死之語在朱聖先又云瑞華有佔產不遂之
隙難以憑信且據朱明官堅供伊妻實係病死聖
先並無不端之事雖有手足之詛豈無夫婦之愛
是不得以姦殺重罪懸坐于聖先也第聞始之死
雖屬不測而骨肉至情不同面交奚怪耀山之叠
訟不休除將聖先責懲外仍照縣斷速修功果使
續姻緣於來世金瑞華因謀產不遂妄証并朱雲
華身爲總甲不行攔阻聽其收殮不俟伊父一面
量責示儆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審斷弘慈誣告案

爲光棍冒憲匿盜抗提事蒙

臬司批呈僧弘慈詞稱巨棍金之瑋將慈所控盜

案行提石門德清窩家賊犯藏匿烹分賊賍抗提

茂法等情批府隨卽行據仁和石門德清三縣提

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僧人弘慈雖托跡空門實

健訟好事者也有徒俞以明王以方一係石門人

一係德清人自幼受弘慈撫育已經多年師徒焚

修原無異議乃以明以方名爲緇流實未披剃俗

緣難斷塵念頓生於三十一年十一月間各自潛
歸僧家視徒若子以多年撫鞠之人一旦背離失
依在弘慈固難忘情但出家離家老衲何處不可
掛錫奈何氣戒未除一控仁邑再控德清又控捕
廳叠訟之不已也金之璋見其師徒涉訟同周大
卿屠學思等公同議處令以方以明每年出錢米
以爲膳養之策不遇爲解紛起見議墨未乾而弘
慈又以光棍冒憲等詞上籲
憲轅矣畀府遵批即提各犯研訊之下金之璋遵

年老朽議單首列其名所告指　藩憲石門縣親
族之處一無憑據即訊弘慈亦供並無人聞見造
此無稽之談以爲誑准之計在弘慈固屬刁訟第
以明以方自幼受其撫養一旦背恩遠去弘慈年
逾花甲不特傳鉢無人且使口食何賴不可謂以
明等不昧心也除王以方已據德清縣申報病故
外弘慈以明念在空門從寬免其律擬請
憲批示各加責懲發落仍令以明照議給與錢米
膳養以全報本之心所告竊賭六百餘金毫無影

響審屬子虛金之璋玉沈章並無寓匿抗提之事
均請免議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

審詳施文魁留養案
爲地方人命事蒙
臬司奉
撫院批仁和縣逼詳呈婦沈徐氏告稱有子沈爾
昌遭施文魁欠男夥食向討將男毒打毀甩歇袋
扳上抬歸慘死等情批司行府隨行據仁和縣審
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施文魁與已故之沈爾昌
皆赤貧脚夫也同在江干覓趁有事則各食其力
無事則羣相謔浪喜愠不常原屬小人故智

六月念四日文魁因修路腹飢向爾昌借錢沽酒
爾昌不允遂至交相爭毆一時各逞其忿事後頑
笑如前爾昌坐於米袋高處文魁又扭褲搜錢以
致失足暈地少甦扶回尚疑其痧發李君佐爲之
挑針疑其着邪湯御天爲之送飯乃調治不痊至
夜身亡歷經該縣研訊據文魁不刑自認合之傷
証相符彼此皆因嬉笑而起在文魁原無死昌之
心而臍腹之傷由於拳毆腦後之傷又加跌損雖
府審文魁供因搜錢拳肚臍一下但縣供認毆未
便聽其改口擬以鬬毆緩抵原不爲枉惟自文魁
之父岐山年已七十三歲其母顧氏年六十八歲
家無次丁貧老堪憐取有該縣印甘各結畢府覆
訊隣佑屍親僉供相同委非捏飾已與開具罪名
奏聞取自
上裁之恩例相符且事由頑嬉殞於失跌卽原告沈
徐氏亦憐其親老家貧爲之求釋煢煢腳夫無賄
和之弊可知查章成粹致死章成名以有服兄弟
得邀

憲恩核減今施文魁與沈爾昌同業肩挑素無賭
眛之隙偶陷不測情更可原可否將施文魁援例
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追給埋葬銀十兩以慰生
死之心俾此一班食力窮民得以日趍日活使耄
年之親有子以終餘年皆出
憲臺好生之弘慈合加府結併送伏候
憲奪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審釋永嘉縣與史官役詐賭案

爲貪婪戮命寬極奏天事奉
撫院發審監生魏德璋控告永嘉縣典史朱絃等
官役詐賭一案連犯卷發府究審該本府審看得
監生魏德璋于康熙二十九年間賫本往溫郡販
米爲牙人劉士紳等遁負未楚于三十一年德璋
控府批永嘉縣審欠米價銀一百四十九兩發典
史朱絃追給先比銀八十兩零給德璋收領在案
時值歲暮欠戶貧乏難償德璋亦願置貨回籍詳

縣批行至三十二年十一月德璋復至溫帶欠戶
黃承雲交令典史監比朱絃不從因爾爭執辱罵
以致朱絃報縣逼詳道府德璋亦控道批府因德
璋回杭未審即以貪婪戮命之詞上額
憲轅也卑府遵加研訊取有兩造口供在案張天
錫係永嘉縣門子鄭玉係永嘉縣皂隸如果指縣
官先要規禮方始追銀無奈交銀十二兩何上年
十一月德璋控道詞內並未告及已追銀捌拾兩
六錢取領附卷與所告現銀七十八兩六錢存衙
不給之詞不符如朱絃果措勒銀十兩廣紗二疋
小包二兩已受其賄必不敢以辱官逼詳總之已
領之銀府縣自有領狀案卷可據未完之欠又有
劉士紳等各牙可訊付贓既無見証刑訊各役又
不承認即朱絃之子不敢監比黃承雲亦凜遵
憲檄債負細事不許濫禁比追之嚴餒致使激怒
互訐有因其武生辜元聞係劉士紳母舅因德璋
索子欠而併及其母元聞爲之從中理說所告議
追對分之處亦無憑據查此案詞控官役婪贓今

訊無認供証據律應坐誣查詞控縣蠹張天錫鄭
玉說縣主先要規禮無奈交銀十二兩又告朱典
史追比現銀七十八兩陸錢存衙不給又指勒銀
十兩廣紗二疋小包二兩若審實官役各應照不
枉法賍一兩至一十兩律杖七十今審無憑據魏
德璋應以誣告加三等滿杖不爲枉縱姑念其血
本爲人所負情廹則言出不倫免其吝革監生照
律收贖以予自新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議禁碗行當官案

爲指公害民事蒙

藩臬二司奉

撫院批仁和縣碗行人莊臣等呈控徐雲生等搆連
行覇婁元玉等私派指稱官差取用碎折碗隻任
意妄扳承值賠累恣圖詐害等情詞奉批兩司轉
發到府隨卽檄行仁錢二縣審解前來該本府看
得莊臣等係仁和縣稅碗舖戶徐雲生等乃錢塘
縣稅碗舖戶也借備碗隻事屬甚微磁器易損賠

費亦鉅在省各衙門向有分值之例亦不過爲暫
時借用當卽給還原無虧於行戶乃子民分內之
當然也近以承值不均彼此紛更聚訟止求循例
承認實非私派勒詐茲遵
憲檄行據仁錢兩縣有單月錢邑承值雙月仁邑
承值之議第　撫憲蒞浙六載以來保民如赤凡
諸利弊無不興剔殆盡而於當官值月素奉嚴禁
各衙門需用碗隻雖不可少然而煦民間平價稅
用隨在可得何必分派值月以干當官之

功令乎是借碗之事甚細而承值之名難當應請
憲臺轉請禁飭凡各衙門需用碗隻俱發現價隨
處隨買不許干涉行鋪强借白用庶
憲恩普垂於永久而兩縣之鋪戶亦無事於紛更
聚訟如此不但屬員凜遵勿失卽在省
各憲愛民有素決不靳些須小費也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斷合沈振麟郎繼昌婚姻案

為蠹棍姦謀活拆子媳眞正大寃事奉

撫院批府申詳據仁和縣告婦沈姚氏詞稱憑媒聘定王以寧女蓮姑許配次男沈振麟為室以寧頓起不良將女改嫁徐彥公為妾等情又蒙郡道發審仁和縣告生王孫芳詞控張全甫等指撞代伊弟王子服納徒銀兩將郎繼昌聘妻王以寧之女賣與道書徐彥公為妾又將王子服之女填販與繼昌為姻等情隨即行據仁和縣審解前來該

本府審看得王以寧以親生之女朝秦暮楚反覆
靡常張晉公張全甫從中設騙皆嗜利而忘義者
也以寧先於康熙二十八年將女蓮姑憑媒孫明
玉許與沈振麟爲室因入粵西而未經婚配即於
上年十月改聘於郎繼昌六禮甫行復將女戤於
潘仲明家爲婢得銀四十兩後又改給於徐彥公
爲妾得銀八十兩雖以寧爲欠糧所迫情非得已
然使其女一而再再而三在媒人張晉公等實不
能辭其責焉及郎姓催婚晉公等始計無所出復
聘王子服之女以李代桃僵然使晉公等依禮行
聘情猶可恕乃機乘子服問罪發配之時冒稱道
役指扣聘銀二十七兩代爲納贖之費借名誆騙
事究無成以致子服之兄王孫芳具控驛道適沈
振麟亦自粵囘籍並控畢府均行仁和縣研審招
詳復經指駁覆審又解府會鞫蓮姑之展轉更易
實由其父以寧貪財負盟以爲完糧之計忍令骨
肉傷殘未可以畧誘之例加於晉公等第先改郎
姓猶爲正室繼戤於潘仲明爲婢又賣與徐彥公

爲妾則與再許他人爲婚之律不同矣王以寧應照畧賣子孫爲奴婢者律杖八十張晉公張全甫兩次從中說合而以寧與女又同歇晉公之家徐彦公雖用價買妾伊父主婚非同强奪但蓮女業已三易其主身乞骨役重價貪色難諉以不知情減一等至張晉公張全甫影射納徒實爲誰騙立有二十七兩之收票按詐欺贓准竊盜論二十兩杖八十爲媒之陳起雲照牙保應照窩主及買者知情並與犯人同罪律張晉公張全甫徐彦公各杖八十爲媒之陳起雲照牙保律亦止重杖雖法無重科而罪實浮於律張晉公張全甫各請柳號一月庶足蔽辜潘仲明既乞塩商不知疏引裕課乃以官引抵私盬之物陸文昭爲晉公等立票作保亦非善類均照不應杖儆王以寧之女已歸沈振麟王子服之女斷令郎繼昌各諳仇儷以寧所得徐彦公財禮論律應追入官但囘逋糧而展轉賣女赤貧窮役追亦盡餅姑從寬免張全甫陳起雲共得媒銀八兩應行追沒其王子服先已收聘二十金今全甫晉公議償房屋

一間亦足以補其闕矣第據張全甫供即名姚珍係石門縣兵房典吏於上年五月役滿因病未曾考職真贋隔屬無從稽查相應詳請憲臺俯賜批示追劄以便照律發落可也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審詳費開文誣盜墳木案

爲賊夥强梁號天勅究盜砍蔭木事奉

撫院批錢塘縣申詳據呈人費開文控告阮公輅等偷砍墳木將富邑武庠陳虔隹詳黜等緣由批府隨即行據該縣提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費開文因與阮公輅山界毗聯從前叅拾壹年間公輅家放牛踹踏費墳遂致鳴衆勒修素有嫌隙本年五月十五夜費山又被砍柏木三株開文以牽牛修坟之故疑及公輅爲砍樹報復之人致有賊夥

强梁之控錢塘縣以審有唐思曾認供又據葉秀
生等連詞叠控當將陳公純詳革衣頂審取各供
具詳
憲臺批府查報遵提各犯研訊口供與縣審大相
逕庭據阮公輅等皆堅口不承即一真庵所獲之
木供買得於徐虎文在虎文亦供認原有柏樹一
株收價賣與公輅據陳公純供四月解蚕館回家
惟張瑞生王瑞卿供質十五夜看見公輅公純盜
樹報知因各供互異隨發仁錢二縣秉公覆審併
委經歷張士偉與史王嘉慶驗看一真庵所獲原
木一段與徐虎文所賣樹根接湊紋脉無異鬮於
阮公輅門口對河內與一真庵外池中撈起二段比
對費開文山上砍去之樹根相符但此樹得於六
月二十九日前六月初九日縣差公同地方搜捕
之時何以並無影响遲至二十餘日始得之官河
內焉足定爲公輅等所窃而藏之者及訊張瑞生
等何以得樹之由又供爲施雲從報知而雲從矢
供瑞生原許銀子担認報信實無憑無據似此無

罪之民里府不敢附同而懸坐公輅等以窃盜之
條也費開文之誣告與張瑞生王瑞卿之租証律
應加等但念從前與阮公輅牽牛有嫌且界址相
連難免弓影之疑各予不應重杖亦足蔽辜陳公
純以富庠之武衿設塾於阮公輅家所稱招搖行
賄之說唐思曾堅供爲張瑞生所買事無確據第
以賓主之誼雖勢難憑視不應伏身堂側致招物
色有犯教條行學戒飭可矣子衿未犯重典褫革
似屬不忍應請復還衣頂以廣
寬臺培養斯文之盛典至葉秀生之告詐賍九十
兩德生之告掘毀田埂王君玉之告勒寫賣房賣
女楊文彩之告賣男銀三兩俱係遠年之事在仁
和縣會同原詳之錢塘縣亦審其証佐無據盡屬
誣揑念此輩鄉愚無知見費阮告許而隨聲附和
值此秋收之際農務正殷姑從寬典以免拖累出
自鮮綱之深仁也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審斷熊鼎兄弟均分屋價案

爲異憐號天事據昌化縣呈入熊鼎詞稱嫡母帶
子章浩適父欺鼎庶出父亡獨掌嫡權逼賣鼎母
吞佔家產活竊武衿更名熊鎬將伊父章光照與
鼎父同穴等情到府隨發自拘限票據原被投到
前來該本府審得熊鎬熊鼎雖各父異母而情勝
同胞伊父熊國新在日業已處分家產繼控府批
縣審詳甚晰即本生父葬於熊墳亦斷令遷在
案可無煩再生異議矣惟緣父遺何自顏百金之

屋近自顏措價五十兩回贖一半爲鎬所獨得以
致復起爭端雖據鎬供原價百金止分得五十兩
並不曾多佔但既爲兄弟公產贖價之多寡理應
均分庶不負先人之遺愛今兄收現價而以未贖
之屋歸於其弟又何怪鼎之嘵嘵不平也應於熊
鎬名下追原價二十五兩給鼎收領其未贖一半
之產仍爲鎬鼎公有俟何自顏回贖之時再爲均
分可也在鎬當念其父撫養授產恩不可背在鼎
當知其兄婚配成立義不可忘一家雍睦以善事
其垂白之老母庶不失親親之愛無事同室之操
戈矣

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詳禁關役私稅案

爲關蠹大害嚼民倒懸叩天極救水火事奉
撫院批本府申詳據仁和縣呈人錢君如等具控
巡攔俞六吉等勾連北關內使輪流沿鄉查稅騷
擾嚇詐等情批該縣審解前來該本府看得商販
經營照則輸稅原有定例至于土產貨物本地貿
易不由關務從無收稅之例茲據錢君如等具呈
惡棍謀克巡攔務役凡遇絲蔴菜子柏粒藥材等
物穿田渡港肆行擒捉嚇詐漏稅人盡鎖穿貨遭

乾沒等情卑府卽批仁和縣確查去後今據該縣
詳覆已訊據原呈錢君如等供有巡攔俞六吉等
姓名併凌爾蓉等被詐銀數法應究追及該縣行
據大使高維翰申覆臨平鎮絲布等土物鄉民上
市貨賣從無輸稅之例又准北關移稱巡攔俞六
吉王雲生沈楚生周文周上卿等未准移查之先
知其從前索詐情由俱已重責革役曉示所有吳
君甫一名前關任內先行逃遁無從拿究等因則
各役之借端生事錢君如等所呈已非無因第該

關未據告發先查責革亦可謂奉法戢役者矣且
時值秋收應免其再究以省原呈守候之累行縣
將俞六吉等驅逐出境永杜貽害地方至設關分
務所以裕課通商應徵稅銀自有部頒則例照則
徵收無容寬減若土產零星貨物鄉民就地覓售
以易薪米既非細載商販又不經由關務以從無
收稅之例關役借端株求並不報官惟飽私橐鄉
民靠桑蘗以度活者奚堪供此輩之魚肉窃思布
行商賈牙行季鈔以及航船燈油諸弊歷奉

憲臺批示禁餙違近商民無不均沾

憲惠矣伏祈

憲臺俯賜頒示嚴禁嗣後照則徵收此等土產貨物在于本地貿易者關役不得違例滋擾則窮簷部屋永沐

憲恩之高厚於無既矣

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初三日

審詳馬承甫放債拆賣案

爲債准活拆髮妻事據仁和縣告人吳學詩詞稱痛詩父子傭工欠豪馬承甫銀三兩重利剝膚乘身出外膽將髮妻楊氏賣與王君顯爲妻表分價繼申方廣生等再賣旗下債准活拆髮妻等情到府隨卽行據仁和縣審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吳瑞卿吳學詩父子赤貧因借馬承甫本銀叁兩疊利盤算雖立有地契抵還而歷年本利無償今年五月間承甫催討學詩荅以止有妻子一語亦

甚言其無可如何之極情也奈何承甫公然浼方
廣生爲媒將學詩之妻賣與旗人王君顯瓜分其
價止付吳瑞卿絲一百四十兩又還原聘三紙共
作銀十二兩嗟嗟窮人爲三兩之逋一妻不能相
保情亦慘矣奚怪學詩之以債准活拆具控也卑
府准提各犯研訊因有先控仁邑之案再發該縣
覆訊據詳學詩以反目而賣妻與楊氏義絕斷歸
後夫承甫放債盤算詳請薄罰卑府再提各犯研
鞫楊氏之賣於王君顯雖因吳瑞卿窮迫無耶已
得受聘綵價銀十二兩吳君德爲之主婚在王君
顯明媒用聘娶爲弟媳非同畧誘但事實由馬承
甫以三兩之債忍令夫婦折離倘使扣債之外原
價盡歸於瑞卿父子情尚可恕乃以三十四兩之
聘僅付十二金餘皆爲承甫等所烹分不幾視窮
人爲几肉藐
國法於弁髦矣楊氏亟應斷歸學詩完聚使其破鏡
重圓妻歸前夫私債免追此律例也馬承甫實一
綽棍輒敢以錢債准折人妻情有可惡罪有應得

其原聘銀兩着於承甫名下追給王君顯收領至
方廣生爲媒吳君德主婚楊兆華葛振公知情分
肥之處均屬不應律應並擬笞王君顯供係正黃
旗人其爺白爾泰亦自幼賣身于正黃旗牛彔二
格家事關旗人相應詳請
憲臺俯賜勅批理事同知帶赴
公衙門質訊定議詳奪使吳學詩夫婦重圓皆出
憲臺再造之恩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審詳王呂氏誣奸姦
爲憲討窮兇淫獸救婦矢守事奉
督院批王呂氏詞稱氏祖籍紹興隨父住京適王
元鼇爲妻不幸夫故繼母逼嫁父送氏至平湖母
舅處突遭姑表獸兄陳良甫賺接姦騙不遂將氏
針指血銀并衣飾搶刦一光等情批府行據錢塘
縣提解犯証前來該本府審看得王呂氏原籍紹
興生長在京夫男俱逝孤子一身飄流於江浙之
間夫家不容母族難留其平日不循婦道已槩可

見矣陳艮甫係氏中表又爲伊父呂亭之繼子而傳其業者也聞五月間呂氏之叔呂三錫送氏至艮甫家暫住以圖附舟進京之計携有八齡養女日常凌辱不堪且又出入無忌因艮甫防閑爲讐窮兇淫獸之所由來也甲府道奉

憲批卽提艮甫并傳隣佑到官細加查訊呂氏係叔呂三錫親送至杭並非艮甫賺接到家地隣張遇伯等之衆口可據艮甫家有少婦中表至戚並無逼姦之事呂氏倚食艮甫之家有何十二金并衣飾之搶總之呂氏少年喪偶守貞固屬美事但在紹既有婆家又有親叔宜幽閑苦守足不履閾方得全其柏舟之操奈何棄家鄉如倣屣朝南暮北身同落花無主豈未亡人之行事乎況逼姦並無實據指姦律在勿論陳艮甫既以親誼暫養卽當以善言相勸令其恪守閨範乃不避男女之嫌彼此搆隙又任其出入無忌致使妄瀆

憲聰應加責懲外其呂氏潑悍不馴所告旣屬子虛法應坐誣并究其唆訟之人以肅法紀念係女

流寡婦堅供寫狀者不知其姓名姑網開一面令
陳艮甫速送氏回絡交還伊叔呂三錫收領範其
出入以全婦道出自
憲臺維持風化之恩施也
康熙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審斷李茂卿贖身案

爲祫監抗斷疊屠事據呈人李文詞稱痛姪李茂
卿靠身鮑友仁家次年贖身因楊玉卿借銀不還
將姪私刑酷比賠銀三十七兩又逼寫次女轉賣
項生員得銀二十兩控縣簧誑慘將姪仍交服役
等情准行仁錢二縣提解犯証前來該本府審看
得鮑友仁身列膠庠存心刻薄康熙十九年間契
買李茂卿夫妻子女卽于廿一年收足原價贖身
留契不發因茂卿復代楊玉卿向友仁借銀二十

兩不楚致茂卿賣女代償友仁視爲弱肉可啖墨控仁錢兩縣又逼寫其次女身契扣收水腳銀二十六兩種種强暴之狀總恃身契不發主僕名分法無可如何耳庭訊之下不特原中陸友生供明身價已經清楚且友仁于縣審時已呈送身契一紙銷抹附卷府審又出身契一紙年月相同而花押不對果係現在服役之僕轉展造此假契何爲如未曾贖身子女皆其家人何以又逼寫次女龍姑身契一紙賣與鮑處其爲收價贖身已不待智者而決之且茂卿之叔李文告府准訊友仁又揑茂卿之名以光棍揑名之呈代投呈內稱家主領回豢養如初之語及審時茂卿堅質不移友仁之變幻詭譎豈讀書知禮之所爲乎除將身契銷抹外李茂卿夫妻子女應聽其自立門戶友仁不得仍以奴隸之仍行縣速查盜與周婉爲家之女先給茂卿收領完聚於鮑友仁名下追出多收水腳銀二十六兩給還婉爲抵作原價如再抗違藐斷國法具在不能爲友仁寬其覈究也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審詳張六十証告奪妻案

爲官旗拴聯酷假奪妻事蒙

臬司奉

督院批張六十張耀張董氏狀告陳遠串通省棍

陸雲卿等將妻阮姑拐逃至杭獻賣旗員爲妾控

府批縣不容開口硬斷離異恁憑改嫁旗員壓良

爲賤等情詞批司發府查審行據仁和縣提解一

干犯証前來該本府審看得張六十卽張瑞生與

陳遠卽張瑞甫同母異父之兄弟也遠向隨嘉興

馮宦在沅江縣任內有年因馮令物故扶柩回籍
馮之正妻即將其妾許氏配與陳遠并所遺七歲
之幼女隨母撫養而六十即同家居住今夏陳遠
挈携妻女至杭據六十即以掠棍勾旗控府當批
仁和縣查訊該縣審其名分既爲伊兄養女叔姪
之倫難泯詢其財禮又無尺帛寸絲爲據止憑黨
棍張耀以曾經做媒未曾行聘爲詞隨擬六十以
枷示張耀以提証重杖其阮姑請移查原籍令伊
親族領回另擇佳配詳覆甲府批示在案其張六

十又以旗箭枉斷具控
憲轅批府未審而六十與張耀張董氏又各具詞
上控
督憲批送
憲臺復蒙檄行到府甲府以從前未經親訊恐果
有冤抑隨提各犯前來逐加研訊據張六十與張
耀張董氏皆供用財禮十二兩四個生活一隻如
意簪子于三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成親三人異
口同聲果屬眞情當日縣審張耀何以又供三十

一年做荒親不曾行聘即六十壘控詞內亦並無一字言及聘禮前後自相矛盾又張六十供已與阮姑成親三載阮姑堅不承認阮姑之母許氏供三十一年訛傳點委張六十說如有人查問代認爲夫婦之語是當日借以影射非無因也弟阮姑爲馮宦之骨血主婚是有親族即爲陳遠養女而六十又係同母異父之兄弟律娶同母異父姊妹尚以姦論豈可兄妻其母弟妻其女以母女爲妯娌而董氏並以婦呼之有是理乎況陳遠向隨馮宦在任配其妾已屬犯分念係主命事經年久難以深求又焉可以宦門之弱息復與胞弟聯姻綱常所繫名分所關即已成婚尚應離異況據供未經成婚者乎至詞告拐逃至杭獻賣旗員爲妾不特許氏係阮姑親生之母不忍畧賣其女爲妾且阮姑亦自供並未將女子許與旗下地方總甲鄭元亦供並不見有旗人其詞之妄誕可知更可異者仁和縣詳看阮姑以縉紳閨秀久淹蓬蓽殊爲可憫請移查原籍令伊親族領回另擇佳配等語

鑿鑿在案及甲府批允即關提伊叔馮輝吾現在
到案乃張六十等詞誣以官旗拴聯旗丁蜂擁滿
堂任憑改嫁旗員言之不經將置原案於何地也
張六十逞刁誣告不休汚衊官長殊屬可惡應請
重擬以蔽厥辜張耀係張六十之侄孫不特偏詞
袒証輒敢連呈誣告應與犯人同罪張董氏念係
年老婦女姑從寬政陸雲卿與陳遠同業暫爲居
停審無拐畧之事應請免議其阮姑係宦裔聞秀
應仍照原議速交其叔馮輝吾領同擇配隹塔勿
致失所伏候
憲臺親審定奪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

審豁王阿瑞命伐
爲活殺女命號天相驗雪冤事蒙
臬司奉
督
撫二院批臨安縣申詳據劉天文狀告親女適王
阿瑞爲妻嗔貧少贈時刻凌辱忽于九月初二夜
登時打死哭叩究償等情通詳批府行據臨安縣
審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王阿瑞娶劉天文之女
劉氏成親已五年矣祇緣本年八月三十日阿瑞
之祖父王建極患病祖母沈氏令孫媳煎藥在婦

人事舅姑主中饋原屬分內之事乃劉氏素不循
婦道潑悍成性出言咒詈迫沈氏奪礶自煎劉氏
又將髦年之祖姑推跌倒地致使阿瑞忿忿不平
拳手交加而劉氏腰眼血盆左右肋等處受傷至
九月初二夜身死此劉天文所以有活殺女命之
控臨安縣驗傷通詳遵奉
憲批備行該縣再四研訊招解前來甲府復加覆
鞫劉氏之死實釁起於煎藥據其所云老人家好
死不死還要喫甚麼藥又罵其姑盛氏死在娘家
只管要我煎藥之語是罵夫之祖父母父母也又
因奪礶推跌七十餘歲之沈氏是毆夫之祖父母
也沈氏到官質証甚鑿即同親告按律劉氏已兩
于重辟阿瑞一時激忿致毆揣其心止知天倫之
父母罔顧衾枕之恩愛亦少年而具有血性者矣
若以毆妻擬抵不特無以戢忤逆之風亦非所以
鼓孝子之心所係于一人之生死固重而關于人
心風化甚大且律內凡妻妾因毆罵夫之祖父母
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王阿瑞應擬以滿杖

亦得情法之平至盛氏病在母家王書升出外取藥毆時並不在場應請免議伏候

憲訊定奪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審詳胡俞氏嫂叔析產案

爲沉案吞商哀叩赦救事奉

督院批仁和縣告狀婦胡俞氏詞稱幼年許配胡潔六未婚夫亡矢志守節遭翁妾黃氏并庶孽胡元益將翁遺資巨萬佔吞無析訴府批縣有斷無追含冤莫訴哀勑溝追等情批府該本府查得胡俞氏自幼許配胡潔六爲室未婚而先失所天甘以栢舟自矢其節操已爲可嘉祇緣叔嫂析產結訟十載未結于康熙二十四年氏翁胡德瑜在日

即控

前撫憲趙　批縣審斷有案後于康熙三十一年間復據俞氏控府批行仁和縣查審原斷議還舊屋原契兩張并議分元益典與回回堂書坊宋姓之屋及祖廟巷典與龔姓之屋原買老契二張木行三股之一銀六百兩追比給氏詎木行別有商本非出之元益已物以致控關知照所以仁和縣前令止斷銀二百四十兩一半先行追給一半俟建坊另付即于三十一年十一月詳結至三十二年九月間俞氏又以原斷之銀未全曉曉赴憲復批行仁和縣知縣張士伸議加銀六十兩以足三百兩之數即行追給不得再諉建坊以為觀望詳府照追去後屢催取領送查據該縣以勒限追比奈元益貧無所措難以取領申繳詳請寬限節次駁催在案此俞氏所以有沉案吞商之詞上籲憲轅也在俞氏未字守貞元益既為之叔固宜調護善處然俞氏子身無子所有皆胡氏之產安居苦守不致凍餒以養其貞靜之德可矣乃終日匍

匍公庭以與夫弟爲讐恐在九泉者亦未得瞑目
也除嚴催仁和縣聽斷將未給銀契勒限嚴比速
行追給取領另送外擬合備敘原案先行詳明伏
候
憲核
康熙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條陳浙省利弊四款案
爲通行諮詢地方利弊以憑酌行以益民生事康
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奉
巡撫部院憲牌諮詢凡地方民生利弊之處某事
有何利之當興某事有何弊之當除務須備悉籌
畫剴切詳明條具申報等因甲府濫竽省郡自慚
樗櫟之材常切履氷之懼今幸逢
憲臺欽膺
特簡式是南邦凡地方利弊民生休戚已久在

憲聰犀照之中乃復集
虛懷下詢不敢不謬陳蒭蕘以仰副
憲臺軫恤民生之至意謹遵
憲檄關乎地方之利害者四條臚冊現在自揣管
窺恐未必有當伏祈
憲臺之採擇焉

計臚各款於後

一徵收銀米之籌其先後以興民利也有田有賦
輸將固小民分內之事地土各異科則不同浙
屬大約科徵條銀並徵本色米石者居多向來
條銀于本年開徵年終完足至于本色米石除
漕項內行月秋糧例于十月開徵以副漕運外
其餘南丈等米俱于本年十月秋收後起徵撥
充次年兵糧自康熙十七年起奉
部將本年之米即撥本年之兵糧以致銀米並徵
里民應接不暇況民間收穫俱在秋後正月以
來無米可輸而官兵按月授食又難緩待應將
南丈等米仍舊於本年十月秋收後開徵撥給

次年兵糧庶兵民兩便如慮兵糧已按年撥充
未便懸缺一載查浙省現貯截留漕米十萬石
原奉
上諭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着自
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寧京口杭
州荆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積貯康熙三
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萬石存貯
倉厰令地方官敬謹守視以備需用欽遵在案
是此項漕米原爲駐防大兵積貯今浙屬康熙
三十二年漕米已沐
皇恩蠲免而前項截留米石存貯在厰每見各縣屢
以貯存年久恐致腐爛折耗紛紛具詳倘蒙
憲臺弘裁酌奪特賜
題請將截留漕米撥給本年兵糧民間丈等米十
月開徵即可抵還漕米次年復給兵糧挨年充
足一轉移間而與正額並無顆粒盈絀兵民均
受其福矣
一通報命案之分其真假以除民害也殺人者抵

王章不宥至于自縊赴水身死者定例內開明
許總甲等當日據實帶同屍親呈報該地方官
如縊死赴水身死是眞別無他故照律免檢卽
批令殮葬等語是假命無應抵之條誣命有反
坐之律矣近見各屬無論人命眞假槩行通報
兼之不法之徒借命居奇不分懸梁服滷溺水
自盡動稱入命關天挾縣官以不得不報之勢
一經通詳必俟上司批允方行發落或奉批駁
覆訊解司解府轉輾稽延動經累月以致無辜
之人或從傍隣佑干証株連蔓引牽累多人雖
得蒙昭雪而長途跋涉之費差役拘繫之苦麼
時失業所不能免除謀故鬬毆眞命應照例通
詳外其餘自盡是眞別無他故者可否聽縣官
照例審明斷結免其通詳至事完之後備錄原
案以驗文申報查核以杜其諱匿眞命如內有
誣命勒詐應擬徒罪以上者仍詳候
憲發落可也
一力行落甲滾單之法以興民利也徵收錢糧爲

縣令首務但禁革糧現頒設滾單奉行已久即
催科之法亦莫有善於此者而各屬有行有不
行或行之而作輟不常者皆由縣官憚其煩瑣
胥役恣其需索以致奉行不力陽奉陰違殊不
知落甲滾催則欠多者知有聽比飛提之畏限
完免比則樂輸者得免守候應比之累無差役
之催督省多少費用無敲朴之加身免多少苦
楚百姓未有不踴躍而爭先赴納者矣若專責
里長使一人獨受其累而恃頑花戶痛癢不關
完納莫前何補於催科應請
憲檄通行嚴飭實行落甲滾單之法不許仍立現
年里長名色庶
國課早完民得安居樂業矣
一請嚴重刑私拷之禁以除民害也小民犯法固
有應得罪名但爲民父母不能教養備至而使
民無訟又豈可任役作奸以操其威福也如各
衙門皂隸每遇聽審人犯講索班例杖錢稍不
如慾則用悶頭毒板檀木短棍使受者血肉淋

瀉內傷腐爛或傷及腿灣終身抱疾或毒血攻心身死非命者有之此皂隸用刑之害也至于捕役一項當司巡緝內有不法積蠹分坊坐都暗受狡賊賄賂縱令非為及遇告竊之案妄拿無辜不送官審幽穿私家非刑做索備極慘毒逼令供招殷懦誣盜誣竊誣窩悉其婪索順其所求徑行釋放鄉愚以事涉盜案止求免禍莫敢伸寃甚有將詞訟原被或賭博干連無不私禁在家婪詐銀錢此捕役私刑之害也又有各坊總甲往往有無賴之徒充當借端生事每遇里中鬬毆細故及家庭口角動輒具單稟報衙官搆差拘查打合烹肥或指稱民夫沿門派索私收貼費或縱放竊賊受其月規或窩容賭博利其抽頭不特隱匿不報即有事發復代為捏詞回憲示通行嚴飭俾各蠹凜法斂跡則造福於地方無量矣

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審豁沈炳寰被誣人命案

爲報明浮屍事蒙

臬司奉

督撫二院批仁和縣通詳據張金氏呈告沈炳寰等霸佔蕩地懷讐擠腹莊鳴岐誘夫講處謀欵屋後溝中等情控縣驗屍通報批府行據仁和縣審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張金氏之夫張賓與沈炳寰等皆仁和塲竈戶也祇因炳寰於康熙三十年間奉文報墾蕩稅四百六十九畝有零奉

鹽院具題給帖遂與梁允章等爭奪告訐訟經四
載適于上年十月十五日
督憲澄浙張賓又同衆竈赴水具控至十八夜失
水溺死于莊鳴岐屋後蕩內當有沈啓明等以浮
屍報縣伊妻張金氏卽以究典夫命呈告隨經該
縣親驗通詳復屢加勘審驗時遍體竝無傷痕研
訊致死毫無憑據卑府以人命所關節經指駁茲
據擬誣招解前來當行覆鞫雖爭蕩致訟事起有
因但與炳寰等訐訟者項繼有梁允章也如果畏
其控告而謀害何不斃爲首之繼有等而獨斃爲
從之張賓據稱莊鳴岐誘夫講處謀死屋後夫鳴
岐既係炳寰等一夥與賓已爲仇讐何以聞呼卽
去既去之後當夜不回何伊妻若子竟置罔聞不
爲根尋且果爲鳴岐等謀斃何又不拋屍他處以
滅其踪乃置之屋後以待人物色竊恐鳴岐人雖
至愚決計不出此也而況是日沽酒乘醉以回又
有華元之口供可據非莊鳴岐謀誘更可知矣至
身死之處蕩傍係往來大路蕩內又水面深闊身

屍有手足皮皺粘泥俱爲溺死之証此皆該縣親
勘親驗若云扭頸背手當場並無束縛痕跡歷審
又無見証確供原呈既未開載審供前後不符其
爲節外生枝焉足憑信若云大使許鼎元與經承
沈印如許子貞乘轎密謀歷審更屬無憑不過因
事由爭地啣大使從前丈勘報陞與經承轉報給
帖之隙遂一網羅織以爲洩忿之計愈彰彰矣再
四研訊溺水已屬情眞謀死並無確據張金氏以
爭地告訐之讐借假命爲報復律以誣告人死罪
未決之條杖流收贖洵不爲枉伊子張世鶴爲母
抱告法應並坐但痛父情切且原呈係金氏以究
典夫命具控母子天性情屬可原與因地並控之
項繼有各畀不應重杖亦足蔽辜其竈地始末事
屬衙政已奉
鹽憲批審歸結無庸置議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審詳蔣康侯自縊案
爲報鳴地方縊死人命事蒙
臬司奉
督撫二院批錢塘縣通詳據僧人公立稟報蔣康侯
縊死巷內等情又據蔣錢氏爲活逼夫命事告鄔
宜生等指詐不遂圈刦到巷威逼弔死等情報縣
通報批府行據錢塘縣審解前來該本府審得蔣
康侯之自縊也緣湯大宰有妻劉氏瘋疾不事於
姑順母而出妻未謂不可詎意原媒張蔣氏同康

侯與僧人弘應許良臣及氏父劉順甫徑將劉氏改嫁於王月卿烹分其財禮銀一十八兩在前夫後夫俱未之知也里遞鄔宜生等風聞報縣行查事之曲直應侯官斷乃宜生等因風吹浪不無借端恐嚇着令康侯保領弘應在弘應以緇流而行媒說合畏累更甚於諸人倏爾潛避則宜生等之責求于康侯其能已乎于上年十月初四夜縊死菴中此蔣錢氏有活逼夫命之控已據錢塘縣具文通詳歷經研訊具招詳解卑府復加覆鞫在蔣

康侯之死實係匹夫短見投繯並無別故弟弘應等犯法鄔宜生既報在縣不候官審輒恃里保之威私令康侯保領復勒蔣耀祖持錢六百文在菴置酒嚇詐銀錢皆非無因宜生等雖百喙狡辯試問在官人犯乃以報縣之原呈羣起而索其酒食其意何居是弘應之潛避非止爲懼官法已也雖詐贓尚未入手而康侯之輕生詎非伯仁由我而死應將爲首之鄔宜生律以威逼滿杖照追埋葬銀十兩庶足以慰死者之魂至劉氏雖係出婦弘

應許艮臣張蔣氏不通知其夫擅自爲媒改嫁與劉順甫各烹分其財禮俱畀以不應重杖弘應以禿孽而並執柯又潛避而累及康侯再請枷號一月以儆不法蔣大生鄔玉成附和宜生同貪酒食並杖亦不爲枉其湯大宰堅供不願其妻律有應出之條難强其合王月卿娶婦初不知情應將劉氏斷歸月卿仍於弘應等各犯名下追原分財禮銀兩給湯大宰另娶以奉母天年可也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審斷虞雲吉誣捏婚姻案

爲賴婚畧媳等事據虞雲吉詞稱于廿六年間聘爾飛等畧許老年光棍黃茂先爲妻登門理詢反遭毒毆等情詞准行仁和縣發票自拘隨據原被投到前來該本府審得許存仁貧而無恥者也有女愛姐年未及笄不顧兒女婚姻大事乃惟利是圖于上年六月間許與黃茂先爲妻一垂髮之弱息一蒼顏之壯夫交拜雖成合巹未就亦月老不

肯悞繫赤繩耳存仁于輕諾之後始自悔長幼非
匹而又思難背前盟遂轉輾生波挽出虞雲吉担
稱從幼聯姻突架賴婚畧媳之詞存仁即挺身自
認以一女兩許之罪揣其意以爲虞聘在先可以
按律女歸原配不過斷還財禮于茂先連環苦肉
計誠巧矣乃本府庭審之際見雲吉所執庚帖紙
劄鮮紅筆跡新艷非廿六年之舊物且帖上開于
十月建生而愛姐供生于八月再訊愛姐又供許
與虞家平日不曾聽得則存仁與雲吉彼此環謀
担出空中樓閣不問可知論理論法此愛姐之萬
難斷歸于虞氏者矣至于黃茂先雖媒聘有因但
本府審時自供三十一歲驗其年貌已逾四旬形
容枯槁而愛姐年止十四髫髮未笄長幼不倫難
以匹偶應着許存仁照還原聘銀十兩給黃茂先
另娶其愛姐另擇年齒相當佳配庶不致有白頭
之嘆許存仁輕諾毀姻復與虞雲吉串謀担誑已
經分別懲責黃虞庚帖俱銷抹附卷行縣存案可
也

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審斷唐茂華誣告命案

爲讐謀活殺事蒙

臬司奉

督撫二院批海寧縣通詳據唐李氏呈告徐瑞生等設酒聚謀窺夫唐君卿同男茂華賣絲夜歸攔僻截殺男極奔逃夫遭攢擒擠喉捫口踢腹斷腸登卽斃命哭卽究償等情驗屍通報批府遵行該縣審解前來該本府看得唐李氏告徐瑞生等讐謀活殺一案遵奉

憲批備行海寧縣研審掐解甲府以人命所關節
行指駁不遺毫末在該縣亦屢加詳審其難其愼
究無傷械確証難以坐抵節據擬誣掐解前來甲
府隨加覆鞫而謀殺無憑誣告有據又最顯而易
見者也據唐茂華供上年十月廿二日與父唐君
卿在楊家渡相會同行過渡今訊渡口居民董瑞
甫孫伯英皆供並未見有伊子同行且君卿落水
係瑞甫二人扶救彼時果茂華同在豈傍觀坐視
而不聞援之以手乎卽李茂生係君卿郎舅至戚
尚供伊甥原不同來已自知不能爲親者諱矣又
據唐茂華供至上一圖地方被徐瑞生十一人扯
住君卿亂打茂華掙脫躲避桑園喊叫彼父子至
情黑夜更深勢必扶掖同行如果被徐瑞生等攢
毆何竟自顧逃避而忍棄其父于羣兇之手以坐
視其死也至君卿身死陳村廟地方又係人烟輻
輳之所今訊住廟之俞天輔與訓蒙之陸汝翼俱
供廿二夜並不聞喊救之聲及次早聞知路有死
屍衆人聚觀茂華日高始至若死在初更茂華既

親見其父被人毆斃爲人子者當如何躃踊哀痛
驚告地隣與聞親屬以報此不共之讐乃何以逍
遙長夜既不在屍傍又不出告翹至廿三日闔傳
而始往何父子之情恝然至此也其干証褚聖徐
雲供臨平賣紬回至一更天聽得叫喊又見一人
倒在路傍據唐茂華說父被打死之語夫既稱十
一人行兇則非陰謀詭計所比近地並無一人知
覺何獨遠來之過客更深適遇其事且又供止聞
其聲不見其人偏詞附會何足以証殺人之重案
種種誣捏已不待智者而決之至君卿身死根由
當時過渡落水傍有石塊該縣驗報太陽致命等
處俱係跌傷時當十月之秒已入嚴寒衣衫盡濕
能保無凜冽寒戰且年逾七旬老憊踉蹌扶掖無
人調理無術强挨數里而殞命亦必至之勢也獨
是臁肋右脚面有拳手傷痕二處使承讞者不得
不疑及相毆有因今雖據仵作蔣勝供係舊傷散
淡並非新毆之傷但拳手相揮非傷及首面卽傷
于上身茲遍體無被打之傷而獨于臁肋脚面二

處報有拳手傷痕豈被傷者倒地以受毆抑行兇
者蹲地而揮拳乎揆之情理此皆必無之事作作
逞逞于驗屍之時懼屍親之逼脇多報不致命之
傷痕以實原告之詞未可據爲殺人之左券案查
唐君卿與徐瑞生徐天生等比屋而居于三十二
年冬天生家失火撲救損及君卿之屋因而父子
兄弟于去年七月夜毀天生房屋以致總甲孫子
奇報縣地方沈爾臧等公呈將君卿茂華柳責伊
妻李氏于八月間告府審　其强横之狀祇因縣已
究處不忍再加以刑仍令天生償還君卿瓦二千
結案此在茂華父子受責受柳銜恨未洩則有之
于天生等訐訟已勝釋然于心尚有何積怨可修
也適乘君卿身疚茂華遂得借此以爲報復地告
及徐瑞生徐天生并原報總甲孫子奇公呈之隣
佑沈玉峯等一網羅織計亦險矣觀其驗屍之時
報伊父君卿年七十歲與君卿在日府審之時親
筆書供七十三歲隱匿年歲以証伊父之非死于
年邁不知府縣原卷之炳如也且有從旁之徐天

祥因與沈姓有爭媳之隙平日與君卿交好乘機
下石令其弟徐雲爲証牽連沈蘭州等多人以爲
借刀殺人之計耳歷審傷械無憑徐瑞生等難以
擬入奢讐謀活殺之控係唐李氏具告唐茂華抱
呈原詞通詳可據應將唐李氏照誣告人死罪未
決者擬流收贖唐茂華捏執同行以誣質徐瑞生
等之攢毆法應並坐但念其伊父既死又遠流其
子以使寡母奉養無人情亦可憫褚聖徐雲原供
並未見打亦未見人但扶同袒証厥罪難辭徐天
祥雖唆訟尚無確據而乘機暗與其事亦難寬縱
應將唐茂華褚聖徐雲徐天祥各畀以不應重杖
以彰
憲臺法外之仁作作蔣勝驗屍不實並杖不枉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審究僧人光悟誣告案

爲劫財謀命事蒙

臬司批光悟狀告臬僧白峯嗣藏迦楠香羅漢觀

音一十九尊并積請藏經銀二百兩艷目細拷折

臂罄抄一光等情批府遵行餘杭縣審解前來該

本府覆看得光悟身托空門罔知戒律見自青年

少妄慕子都昧佛地莊嚴敲門月下白峯爲徑山

住持鳴鼓集衆按以戒法責而擯之逃心一炙誠

自作之孽也光悟不思自悟佛門輕蹈公門突架

謀劫大題冀洩棒喝深怨遵奉

憲批備檄餘杭縣研訊各供迦楠法像既無目擊之人積貯銀錢並無聲抄憑據會衆戒懲事則有之拷折髀腿盡屬子虛兒所有衣衲已經戒徒冰玉領回立票可憑光悟造此不根之詞牽連大衆羅織一網非惟佛法之所不容抑又官法之所難宥者矣應請

憲批行縣枷號一月滿日責三十板以儆敗行之孽秃仍爲驅逐以肅清淨之道場可也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審斷吳茂之威逼案

爲登殺男命事蒙

臬司批絡典府呈詳董吳氏狀告來大臨虎債節

算喝令來佐王等拳手交加左右腰脇小肚致命

重傷扛回晚斃等情審據各供請批杭府轉檄富

陽縣會同蕭邑研訊等情批府遵行富蕭二縣審

解前來該本府覆看得已故之董冠十七貧無立

錐逋負不清所欠者原不止來大臨一人去年十

月初十日因被各債主紛紛催迫匹夫短見投繯

自盡先據董吳氏具控蕭山縣查審未結即控
憲臺批行紹興府轉行蕭山縣研訊毆死並無風
影詳府轉詳
憲臺奉批卑府飭行富蕭二縣會審招解而原呈
吳氏堅稱夫婦年邁伊子冠十七負債纍纍無力
償楚投繯自盡與大臨等無干哀籲領埋不願終
訟伊子冠十二又供誤聽蔡敘功教唆即干証朱
廣沈臣皆敘功假揑指使供明在縣則冠十七之
死于綑而非死于毆也明矣否則吳氏之大現在
而以婦女出名墾控已自揣人命非眞即誣告亦
未可加之刑也惟兩縣會同研審來大臨患病伏
床來佐王鄭惟英先後外出並無交手之事是日
吳茂之適遇冠十七于傳輔臣門首索紙口角茂
之手披其頰復以袋繩套其頸項瞿天俟相助扯
入輔臣之門當經傍人勸散此原報所以有頸後
傷疤一道傳輔臣與吳茂之瞿天俟供吐相符但
傷不致于死而冠十七積逋難楚不惜捐軀自經
于溝瀆而莫之知也生爲負債之人死作累人之

鬼兩府提質拖累半載原告之哀請固屬可矜九
泉之羞憤亦當伸洎應將吳茂之擬以威逼至死
之律滿杖追埋瞿天侯與隔屬妄報之總甲俞達
並擬不應重杖庶生死兩得其平吳氏原以縊死
告懇蔡敘功面敘功言必要告打死方能准狀其
爲唆訟顯然假命現奉
憲禁訟棍飭究尤嚴法應提究以肅刁風但此案
拖累日久時屆蠶忪原呈哀籲再四提質恐滋守
候查蔡敘功係蕭山縣生員應請
憲批檄行蕭山縣傳同教官嚴加戒懲以予其自
新之路并得免無辜之拖累皆出
憲臺之恩施也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審豁何龍壽殺死姦夫案

爲報明不法事蒙

臬司奉

撫院批當陽縣通詳據何龍壽呈稱光棍李允華與妻吳氏通姦喊鳴地族捉獲送究身夫等情批府遵行該縣審解前來該本府覆看得何龍壽家貧而蠢伊妻吳氏單居而蕩者也有浦江人李允華販柴爲生寓于何子建家而與龍壽比鄰往來其家與吳氏目挑心許非一日矣所碍龍壽蝸居

窄隘行姦無竇遂于今年正月十六日假托龍壽
代往浦江僱覓鋸匠姦夫淫婦始得踐桑間之約
恣其巫夢之歡矣豈知龍壽于廿四日中夜回家
允華與氏尚鼾然臥榻龍壽目擊其事能禁其不
忿怒填胸平嘅嗚地隣與何子建登時捉獲剪刀
與竹木交加而允華之身已在垂危矣早送縣至
三十日畢命此李允華自作之孽而亦儆淫報之
不爽也何子建係協同捉姦助毆之人鄉愚懼累
短見投繯歷經該縣研訊及解府覆鞫吳氏自供
正月十六及正月廿四與李允華通姦不諱李惟
祿供路隔四百餘里原未知情因詢買柴無着故
爾其詞捺告其所稱華兆先等圖財害命之詞盡
屬子虛以其公呈有名一并牽連不過痛兄之疚
而過甚其詞耳何龍壽在半夜獲李允華於臥榻
則因姦已無疑義捉獲雖在登時但姦夫已就拘
執擅行歐疚此該縣有城旦之擬惟是同毆之何
子建業已自縊即共毆眞命律尚有准抵之條今
斃一色胆如天之姦夫既疚助毆之族人又徒獲

姦之親夫非所以戢淫風而維教化也何龍壽合照已離姦所本夫登時逐至門外殺之者依不應杖亦足蔽辜吳氏照姦例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仍給本夫趙君晁等既未助毆均請省釋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審詳王日容毆殺奴婢案

爲活殺女命事奉

撫院曁

臬司批錢塘縣申詳據何王氏呈稱生女阿明年甫七歲嫁與王日容家未及半載百般毒打寸傷身永哀叩驗殮究抵等情呈縣通詳批府遵行該縣審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王日容之毆死阿明也緣阿明之父何階玉于上年十月間家窘妻病窮極無聊憑中王武卿趙忠州等將女賣與日容

爲婢立契七兩伍錢實止得銀伍兩八錢雖有暫
發回贖之議今驗賣身原契爲憑至今年二月十
二日因日容檢醫書不得以戒方朴責手心眉稍
十七日又嫌其汚穢重傷左腿七齡弱息焉能當
此毒手一息奄奄命已在乎懸絲乃于三月初三
日令僕吳二往階玉家誘其領回以希脫卸之計
伊母何王氏不知逸親張蘭生前往目擊受傷狼
狽不領空歸遂於是日吳二抱阿明交還王氏夫
日卽登鬼籙矣此何王氏所以有活殺女命之權
也遵奉
憲批備行錢塘縣研訊招解前來卑府親加覆鞫
據王日容供于二月十二十七兩日疊加朴責已
自認不諱其平日夫妻之凌虐不堪已可槩見碓
係因傷致死所稱發瘡患病醫生供証不符明屬
支飾嗟彼七歲幼孩不識不知貧富雖殊誰非屬
毛離裏體身不及半載未受豢養深恩一旦遭其
荼毒身死非命情亦慘矣應照毆殺無罪奴婢之
條將王日容擬杖六十徒一年時逢熱審

應剏減杖一百實爲厚俾仍追銀十兩給付屍親收
領埋葬庶足以瞑厥者之目至於何王氏母子痛
女心切棺殮無措因而歸咎於原中王武卿致衆
隣勸日容出銀四兩備棺收殮而事始釋情有可
原應從寬免擬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詳革行舖當官白役夫匠案
爲請除行舖當官白役夫匠之積弊以廣
憲仁以甦民累事切照杭城省會重地烟居稠密
中人之產惟藉經營貿易以資生貧窶之子所靠
肩挑手藝以餬口白取一物即虧一物之本白役
一日即缺一日之糧雖因公取用庶民當盡子來
之義而值月當官居官須知
功令之嚴今奉
憲臺撫綏全浙下車以來剔弊釐奸無日不以愛

養斯民爲事凡在屬員具有良心者孰不當潔已奉公以仰副
憲臺求治若渴之盛懷第卑府淺見寡聞猶總總過計以行鋪當官白役夫匠之積弊謬爲日用所需薪米蔬菜器皿什物等件何一非民膏所在民力所成照時給值尚恐有胥役扣尅之虞乃向聞縣胥陽則照值佔報陰則半價封發出票差役於各鋪戶或輪派或值月儘其所需開單取用迨至事後一任呈稟守候竝不照數給發即有找給又爲經差扣尅調換或揑名代領縣官無從覺察托稱未曾發出恣意侵用小民之血本幾何奚堪受此層層剝削更有奸胥恐嚇行戶指稱某處佔計修造目今月分輪該某行某鋪聲揚掐張使行鋪畏累饋獻求緩出票以延壓下月以致百般措索輾轉苛求又有借用之物如公務搭厥則出票取木不嫌長大即嫌短少故意措勒需索不已又串同搭匠勒取行人酒錢如不遂慾假稱料

不適用恣其斧鋸及事完又久頓不還如宴會需用磁器兩縣胥役取之于稅碗舖戶或派定衙門或輪流值月事先則差票催取事後則損壞很藉及捐留浸沒在舖戶領回十不及半此皆行舖當官之累也至于各埠轎夫生業最微養家一般乃兩縣胥役每遇經臨過往眷口原有應支夫馬不爲照例支應于各轎夫之內派定月分輪撥擡送甚至官府出入協幫折錢微員雜職虧短僱價竟有白役以及往來挑運派撥常川伺候窮人枵腹以待焉能計及家口若木作土工泥水匠役各有恒業民間傭力所獲尚不敷餬口乃于蓋造修理之時給發工價多被胥役朦官剋短更有白用當官分文不給即偶伶俐賤亦爲需索季規方始少撥官戲否則隨意外撥缺其一二使通班不得覓食凡此皆白役夫匠之害也固雖從前積弊相沿何常不屢加禁飭然或奉行未久而仍前如故者亦有文武各衙門不能一體凜遵者今奉

憲臺振綱肅紀百廢維新令撥所至風行草偃興

利除弊正在此時除借用木植已經單府另詳捐
買外嗣後應需物料器用俱當現發價銀照時平
買一切當官值月名色盡行革除則盡役自無所
施其伎倆矣需用磁器隨用隨還各衙門雖不可
少然照民間給價暫稅隨在可得設有缺少照數
賠償則舖戶不致虧其資本矣夫匠微賤尤宜軫
恤即官府公務一時之用或不能免然按給工食
不用值月輪派名色則窮人趨承負赴無不踴躍
爭先矣應請

憲裁大張告示通行飭禁勒諸碑石垂于永久使
一切當官值月之積弊剗除盡淨行舖夫匠得以
安居樂業以共遊化日之下均沐
憲臺深仁厚澤將垂之奕禩面勿替矣
憲臺民瘼念切緣奉有諮訪利弊之行目牒具詳
統候
裁奪遵行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詳革木行當官案

爲備陳當官繁苦即允條議全公以剔積弊以甦

積困事奉

撫院批木行凌弘遠等呈請每年願備借辦木一

千二百根以應公務等情批府行據仁錢二縣議

詳前來該本府查看得當官值月久奉嚴禁各行

鋪皆然豈賣木民人尚可使之受累未除也查借

用名色不過因事屬公務隨借可以隨還原無虧

於資本耳至于修理需用木植或通省公捐或各

縣均辦均應現給價值照時平買庶於當官之禁
例無違奈何欲事先取之行戶過後給價能保
其無揹勒扣短之弊乎且又責其僱夫運送即借
用之木又有需索遺失之虞此凌弘遠等不得已
而有願備一千二百根交貯公所以候需用之詞
也卑府思小民經營貿易無非將本求利以爲養
家餬口之計若使其承值官府將一千二百根之
木植經年高擱本利全無不特民瘼可憫抑且
功令難容應請嗣後一應修理需用木植俱發現價
平買不許先向行舖取用托稱聽候給價以滋虧
短扣尅之弊第是省會地方如遇拜
牌接
詔春秋祭祀文武科場及修理搭架皆爲地方公務
所用之木若仍隨時借之于民胥匠之刁難運送
之夫役恐仍不無擾累且蓬廠架木須價無幾今
卑府捐木二百根併仁錢二縣印官各捐二百根
共木六百根交付二縣胥工書役收領堆貯遇有
公務多寡隨用事畢拆卸收存明白如有遺失缺

少責令照數賠償如此則與行舖毫無干涉即公務亦不至于違慢至于借搭戲臺凉篷烟火鞦韆路祭等項非屬公事一槩禁止不許累及行舖統侯

憲臺頒示飭禁庶積弊永杜舖戶樂業皆沐

憲臺覆載之弘慈矣

康熙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詳設忠肅公祠生案

爲詳明守祀祠墓以垂不朽事據錢塘縣申詳奉府檄查祠生緣由到府據此該本府查看得杭郡名山大川甲于天下秀靈之氣鬱爲偉人古今以來忠臣孝子代不絕書而最著者莫如

明少保于忠肅公勳業炳于史冊精忠貫乎日星生則爲碩輔爲忠良歿則爲明神享廟食其祠在會城之太平坊其墓在西湖之城西里凡四方士大夫與暨牧孩提孰不知瞻公之墓而起敬拜公

之祠而肅然誠以忠義所感曠百世而不可泯其
關于世道人心豈淺鮮哉查歷代忠臣孝子先賢
先儒俱選擇後裔給爲祠生以奉祀蒸嘗而忠肅
公之祠墓建于杭城後裔之住杭者亦不乏人然
守祀之典尚缺焉未舉非所以崇先賢而隆報享
也今擇其後裔之賢者以于公模于鼎守祀城內
祠堂以于國梁守祀城外墓宇與例相符
伏祈
憲臺批示給頂使之永遠奉祀薦俎豆于勿替以
慰忠良在天之靈諒亦
憲臺所嘉與也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審詳僧人爾實誣告案

爲鑲佔賄屠事奉

督院批湯溪縣僧人爾實呈稱寺田一百畝遭吳

長泰搆戕余勉令僕吳得凡等遍揷余應衙字號

改冊白佔師資冊籍赴控帖送糧衙師徒受責師

老穽獄斃命等情批府遵卽移關金衢二府提集

一干犯証前來該本府審看得産業以輸糧爲準

而輸糧又以冊籍爲憑其間有授受開除及盜賣

侵佔等事既奉文丈量又十年編審決無不清查

改正豈有待至三十餘年之後完糧印冊一無所
憑而漫指他人盜佔叠告不休如湯溪縣僧人爾
實之妄者也查爾實與監生吳長泰同縣居住康
熙二十八年長泰有佃戶林士垣寄居僧舍逋租
五十餘石長泰將士垣爾實具控金華府前任王
知府批行章經歷提審因士垣兎脫審爲爾實誘
逃鯨吞具詳金府批行責懲結案乃爾實夙憤未
釋于康熙三十三年八月突以宦佔殺命事告余
勉搆戚吳長泰霸佔香火命田一百畝嗔師濟生
賚抱冊籍碑模往理帖选粮衙酷責三十卽斃等
情具控
前撫憲張　批發金衢嚴道轉行衢州府訊供解
道審誣具詳適
前撫憲陞任通行銷案爾實得免反坐已屬倖漏
柰自投法網又以赫赫勢佔賄屠事上瀆
憲聰奉批甲府查報如虛按律反坐其詞之虛實
已早在
憲臺犀照之中矣遵移金衢二府提集各犯并請

發道府原卷前來逐加研審據余勉供湯溪地方並無寸土戶籍據吳長泰供祖遺田產四代管業並不續置一斗在爾實惟供有碑記魚鱗爲憑查宋時紹興年間碑模年遠既無從辨識至康熙三年丈量魚鱗冊亦無寺田開載內有余應衙名目及康熙七年親供印冊又止有吳長泰而無余應衙之名據長泰供有姐嫁與余應衙原贈奩田十畝後因荒產退還戶頭悞寫余應衙前道府審時爾實止供佔去田三十餘畝今審又供寺內服字號田六十五畝康熙三年丈量時被吳長泰佔去數目已屬不符且查康熙三年爾實年止八齡即吳長泰余勉年亦僅止一十三四豈乳臭之年即爲宦而肆其橫佔平況自康熙三年至今又歷三次編審何以從前住寺者皆默無一言直待今日爾實之曉曉也再據伊師兄棲岩在道府審供當家三十年寺內田地共二十四兩錢糧現在收租並未佔去直不知爾實何所據而造此不根之詞尤可異者胡彥輝係湯溪學

虞生周金係吳長泰妻弟皆指爲僕人詞之奸險莫過于此朱瑞生係上年接管之冊書不能預聞三十年前之事蘊爾能潘珍係該縣書役並未管冊有何舞弊據告帖刺粮衙師徒各責三十大板師老穽獄斃命訊干証蘊康五張爾昭供爾實之師濟生于康熙十三年逃走則其受責斃獄之詞誠屬夢囈且爾實于康熙二十八年係前任金華府王知府批經歷責三十板並非縣丞原卷又昭昭也至爾實于康熙三十三年八月控

前撫憲批行金衢道轉發衢州府兩次訊供解道覆審即于九月內詳

院在案其所告刺拜門生恃權捺擱之處不問已知其誣十月初五日奉

前撫憲檄駁衢府離省窵遠公文尚未遞到即于

十五日

前撫憲報陞十七日通行註銷詞狀非止爾實一案亦不止金衢嚴道一衙門也乃詞稱賄銷註案其狂悖不經之詞竟不顧三尺之隨其後也爾實

所告吳長泰等侵佔田一百畝審實罪止杖八十
徒二年今審係誣告加罪三等爾實應擬流准徒
洵非枉縱伏候
憲奪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詳請通行崇祀李文襄公案

為賢相崇勳久著盛德難忘公懇通詳以光大典
以彰
聖恩事據本府儒學詳據全浙士民呈請通行崇祀
文襄李公緣由到府隨行仁錢二縣查取事實冊
結前來該本府看得
前任總督部院文襄李公諱之芳者一代偉人千
秋間氣鳳池飛藻紫微學本青緗寶婺褰帷丹管
膏流赤棘清譽風標蘭省廉聲丕著烏臺叱代天

之馭恤灶以惠商馳霈雨之車裕課而足國儀型
百辟佐銓衡而澄吏治綱紀四方平象服以正爰
書及其建牙兩浙適當變生入閩董虎竹而肅鷹
揚輕裘緩帶握貔貅而集鴻雁羽扇綸巾勦撫兼
施隣氛與伏莽全消恩威並用海鱷與山魈盡淨
士歌挾纊奠封疆于磐石之安民悅來蘇登陷溺
于衽席之上蓋由性本忠貞鞠躬不憚盡瘁才兼
文武勳業載于旂常
聖天子嘉勞臣之懋績總與樞機薄海內資元老之
壯猷鈞衡秉握鹽梅調鼎寰宇之化澤均沾霖雨
蒼生兩浙之恩波尤渥至今浙人之父母妻兒孰
非公全飲喙耕鑿孰非公惠甘棠勿伐南國懷名
公之庇碑蹟依然峴山追叔子之賢靈爽歸乎霄
漢箕尾生輝鄔典溢于
恩綸勳名不朽允宜列之廟廡以薦千秋俎豆祀之
合省以吁萬姓歡騰茲據縣學查明事實冊結詳
請前來擬合轉請
憲臺俯賜批示轉行各府通行崇祀可也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審詳禁革牙埠併濫取船隻案

爲官蠹奸充事奉

撫院批宋玉王成狀告積埠項德宜等埋指悞公

鑲蠹北關單書胡弘遠梟憲革役翁瀛洲不由縣

主查結入店霸佔等情批府遵行仁和縣提解前

來該本府審看得上下二河爲浙省水陸要道向

設店家代客寫船遵照

憲定每兩扣用一錢領修便民船隻以爲值差之

費但須名募殷實無過良民取結認充不許棍蠹

舊埠朋充杜其分外多索并不致違悞公務也下
河店家宋玉王成自上年五月認充以來已及一
載近因規避悞公廢弛郵政該縣詳報驛道另募
胡弘遠翁瀛洲充當此宋玉王成所以有官廩貪
充之控也卑府凜奉
憲批卽提各犯前來逐加研審如所告項德宜係
前革鍾雲朱祥帮役前因宋玉等新充不諳該縣
曾傳喚代爲料理旋卽告退徐瑞生虞聖祥爲店
家暫僱相帮計日以覓辛力皆非盤踞積埠至究
其重賄計驛丞包棍復業在宋玉王成亦供無數
目見付惟稱詳革埠頭故此具控及訊干証章吉
先又供因誤公受計驛丞之責玉等埠頭被革又
名募胡弘遠充當故彼告此証實未知情不識宋
玉等何所據而以重賄賣充瀆控且玉等既革勢
必名募完公身充店家修船值差皆分內之事加
一之用非爲伊身家計也不自悔誤公之咎輒懷
詳革之嫌駕詞瀆聳宋玉王成各當枷號一月重
責三十板以懲其刁其胡弘遠雖供並非單書翁

瀛洲亦供並非革役但事非無因輿論難瞞牙埠爲叢弊之藪澄其流者必清其源所當一並革逐行令仁和縣印官名募殷實無過良民確察明白仍照舊例取結詳候

憲臺批示方准充當至驛丞計策安雖無受賄之處但胡弘遠翁瀛洲具認到縣該縣行典史取結而計策安署典史事不行查明而認保亦當嚴加申飭頂德宜徐瑞生虞聖祥既爲舊埠幫役漸不可長亟應潛踪遠避毋廁身市井以甘蹈湯火也

抑里府更有請者查便民船之設原所以承值各院憲緊急公務暨　將軍打圍閩浙二省寡婦家口進京該縣遞解人犯投送緊要公文巡緝地方一切應值之差向有舊例水手之工食無出遂聽店家扣用加一以資修船并給發口粮之需不許額外多扣叠禁甚嚴今查宋玉王成所送差簿內載凡各衙門不論佐貳雜職微員有何公務甚至及固山大等有何健步皆差以取應或白取或短價不可勝計差務既繁則必苦累店家店家受

累則必多取牙用而往來商賈與氧氧舟子均受
其病矣今奉
憲臺惠愛斯民興利除弊凡在屬員均應仰承
憲德合請
憲臺賜頒鈞示勒石于上江下河曉諭飭各衙門
不得仍前濫行取應以省民力并不許店家額外
多索則商民均沐
憲恩于無既矣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詳禁錫箔行分樣分坊案
爲恩救萬命事奉
撫院批值季廳詳覆錫箔手藝呈人張振侯等揑
告朱瑞宇等威分上下排路奪業緣由批府該本
府查看得杭城烟戶萬家逐末者衆皆靠手藝傭
工以資養贍如俱錫箔一項爲業最微安分營生尚
恐餬口不敷已見
憲臺洞悉民隱矣祇緣朱瑞宇與張振侯等以錫
箔有大小之不同地界有上下之分別彼此搆訟

不已致瀆

憲聰卑府遵奉

憲批採訪輿情謬參管見凡手藝之人日趂日食隨處可以營生隨便可以覓食會城百工蝟集非獨錫箔一業然也如必業分大小地限疆界非惟鋪戶受指勒之害抑且工役居壟斷之名似農家之子不許其讀書南方之客不容其貿易于北矣若上段無業小之手藝將使鋪戶停閉乎下段無業大之鋪戶將使手藝坐斃乎似非便民之道至其分坊分樣搆訟興詞皆係從中好事之徒藉此團行斂分或指稱打點科派以婪飽私橐而已究無利于食力之人也

憲臺所鑒誠無微不照合請

憲臺批示飭禁嗣後惡聽鋪戶隨便分發藝業者隨便營趂如有分樣分界生事攘奪者嚴拿爲首之人從重究處如此則爭端可以永杜窮民咸遂其生皆出

憲臺一視同仁也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斷全周三四姑夫婦案

爲豪惡揹女活拆縱惡敗俗姦淫號天斷聚事據

仁和縣呈人沈天如詞稱如女四姑氓周卞玉爲

義女得銀十兩令備價回贖揹誘不容等情到府

隨發自拘限票據原被投到前來該本府審得沈

天如有女四姑于康熙二十二年冦中嚴太華賣

與周卞玉爲義女卞玉遠館在外有子周翰立即

周三目盲瘋疾即令四姑朝夕爲伴飲食起居惟

四姑是賴其恩情早篤于平素迨女已及笄男已

長成怨女曠夫赤繩暗繫弄璋報吉矣沈天如指
女活拆之詞與周楊氏恩鑒前緣之訴事固異而
情可憫爲楊氏者愛子旣深處心更苦乃以義女
爲媳使四姑免白頭之嘆爲蠢男得婦使翰立偕
百年之偶計出兩全親隣額息本府深幸四姑之
有夫而更喜翰立之有妻使瞽者終身可托而且
宗祧有寄卽沈天如原以四姑賣爲義女今已儼
然姻婭尚有何說之辭哉如謂先已許與他姓則
從前十餘年間何不早爲配合奚待今日之標梅

致感也今已後周氏一門當泯從前之形跡雍容
于姑媳妯娌之間完周翰立夫婦之願亦周沈二
姓之幸焉原契銷抹附卷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

審斷陳蒼廷婚姻案

為僞監朦官強婚慘害事蒙

泉司批仁和縣呈婦莫呂氏詞稱僞監陳蒼廷探

夫莫茂翰遠出有次女在室未字霹捏會聘氏女

誑縣押贅次女二姑成婚詎料氏有長女出嫁淳

邑方士丞妄稱原聘復控關提竟欲調換等情批

府遵行仁和縣提解前來該本府審看得陳蒼廷

以台籍異氓于康熙三十一年憑媒錢子賢等聘

仁邑徐士譽即莫茂翰之女在士譽惟貪此一十

二金而亦不問其萍踪浪跡兒女姻親孟浪已甚及蒼廷以假監掐搓爲黃巖縣獲送詳究彼時已不知有身尚顧有家哉士譽長女業于上年適淳安方士丞爲室今年四月間蒼廷至省求續前盟因而具控仁邑適士譽外出其子徐大到官有伊妹現在之供該縣押令成婚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合巹牽絲儼然伉儷矣事隔六朝突以幼女易換之詞復控仁邑必欲已字之女重偕匹配致該縣屢關淳安縣提審未到士譽之妻莫吕氏情極而以僞監朦官之詞上籲

憲轅也卑府行提各犯并據仁和縣申詳前來親加研鞫而徐士譽亦旋即到案雖供交銀十兩三錢代爲租屋并備桌椅之用並未將女許于蒼廷但據士譽之弟徐森玉暨原媒錢子賢等在縣審時俱供士譽收蒼廷聘銀十二兩將二姑許與爲婦則是寸絲爲定終身不易者矣惟是蒼廷既非原聘當時即不應成花燭之禮迄今成婚已四月有餘矣復棄此求彼則置伊女于何地長女之適

于方現懷有孕復離彼就此更置士丞于何所婚姻大事豈可彼而此此而彼將綱常名教之謂何哉蒼廷之心必欲一箭雙鵰而始足酬其十二金之臭銅方快耳詭謫險惡莫此為甚所憾律無正條繩以不應重杖尚屬厚倖至徐士譽不慎于始當日混收蒼廷銀十二兩今又將次女草率成親並杖不枉年逾七旬照例收贖次女仍配蒼廷其方士丞夫婦飭縣免提再陳蒼廷假監招搖業蒙憲審轉詳咨

部有案但如此行藏詭秘之人應遞回原籍交該地方官查收安插亦免到處風波也

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初十日